

蔡明和潘长江等表演的小品《老伴》有一位失忆“老伴”，在我们的家中，有一位失忆老娘。我相信，还有很多观众会由此引发共鸣，因为据调查，如今全国有近1000万失忆老人。在我们这样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大国，这个数字尽管是惊人的，但以我的亲身体会和观察，应该不是虚妄。

失忆，俗称老年痴呆症，“阿尔茨海默症”为其国际通用名称。以前这种病好像比较少，小时候曾经听说过村里某个年纪特别大的老人，因为老糊涂了，明明吃了饭却总说自己没吃，把孝顺的儿媳妇冤枉成很不孝顺的人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老人就是老小孩儿，喜怒无常。随便说说，或者随便听听，对之并无什么深的印记和感受。

好像是忽然之间，我们家被一种“老糊涂”的阴影笼罩了起来。那一年，我们的母亲82岁。先兆是，住在农村老家的母亲突然喜欢起往家捡破烂，大哥告诉她这些东西没有用，给她扔得远远的，她一会儿又去捡了回来，比原先捡得更多。一天，母亲又突然地号啕大哭起来，说她的小儿子被人一棍棒打死了，催我大哥赶紧去拉回家来。大哥为向她证明真相，拨通弟弟的电话后递给母亲亲自接听，她居然说大哥是在想法子骗她。一次我回家，看到三伏天她上身穿了7个长袖加短袖的褂子，下身穿了三条裤子，问她不怕热吗？母亲一脸认真地说，“我不敢脱下来呀，脱下来就被你嫂子偷走送给她娘家人穿了……”

当时就觉得母亲可能是脑子出了问题，带她去医院做检查，诊断是大脑稍微有点萎缩。既然是“稍微”，那就不该如此反常呀？如今的农村还是有些怪力乱神的，手足无措的大哥请来各路大仙驱鬼辟邪，有的说母亲是被长虫（蛇）怪着了，有的说母亲可能是被黄大仙附体。等等等等。大哥一次次满院子烧纸磕头，祈求不论是神还是鬼，都放过母亲，让母亲不再忍受这种种的折磨。尽管是那样虔诚，可是于事肯定无补，母亲依然时而而正常时而反常。经过再次去医院检查问诊，我们终于承认了一个现实：母亲因为脑动脉硬化，大脑明显萎缩，已经罹患了老年痴呆症。

幻听幻觉，焦虑抑郁，失忆健忘，是这种病在母亲身上的主要表现。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，最让人担忧的是走失，因为一旦走出家门，他（她）很容易忘记回家的路。我们曾经很纳闷母亲为什么总是悄悄地或者急活活地往外走。在老家，我大哥曾经满村子四处寻找母亲，在县城，二哥三哥曾经在电视台电线杆子上发广告寻找母亲，在潍坊，弟弟曾经两次求助110帮助寻找母亲。一家人一度用“站岗放哨”“严防死守”形容对母亲的看护。在她意识稍微清醒的时候，我们问母亲她要出门去干什么。她的回答匪夷所思，一次说“我听见人家

【悠悠我心】

□李秀珍



喊楼下有好多钱，我下楼捡钱去了”，一次说“不是要割麦子了吗，我不回老家咱家的庄稼没人收呀”，又一次居然说“你姥姥叫我回娘家拿吃的，我觉得趁天还没黑，就赶紧出门了”……瞬间的幻听幻觉，让她心生焦虑，本来双腿膝盖痛疼步履蹒跚，那一刻却脚下生风似的能一路疾行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肯定走不很远，但大脑的失忆，致使她无法找到回家的路，或者南辕北辙地走，或者转着圈地走，越走越迷糊，越走越无助，有时真的就走失了。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”，是最让亲人担忧和不能接受的悲剧。

老年痴呆症至今还是一个世界难题，其可怕之处是，一旦罹患，便不可逆转，而且没有对症的治疗药物。刚发病时，母亲对眼前的事情即时忘记，记忆渐渐地退化至十年前二十年前，甚至三十年前。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的母亲，经历了战乱、匪患、新旧社会更迭，但历史的大事件并没有在她心里留下多少印记，她像一粒微尘被裹挟着前行，一辈子围着锅台转。因此，时至今日，她心里最不能忘怀的事情是回家，“我要回家呀，你们快接我回家吧，咱得回家收麦子啦！”“我家里什么也没有，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上……”手指着的，眼巴望的，就是床边那些成堆的包包。因此，除了身上穿的衣服，其他的不管是棉还是单，都打成大大小小的包裹，甚至连被子床单都包起来，只剩光光的床板。曾经的艰辛和苦难，给她留下太多温饱不保的恐惧和担忧。

最让儿女心酸和无奈的是，患病九年之久年逾九十的母亲，今日已经不能辨认自己的儿女。春节前，我又回家看

望母亲，嫂子指着我问：“你看这是谁来了？”“我的妹妹呀！”“不是，是我的妹妹！”“不是，是我的妹妹！”婆媳俩为妹妹争了好几个来回，我和哥哥嫂子一会儿大笑，一会儿掩面，眼角都是泪。

如果记忆是一条河，那么母亲的这条河眼见着在一天天断流，甚至枯涸。她一天里会长时间呆在床上或凳子上，眼神空茫，好像一个迷失的孩子，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，又要身去何方。仿佛红尘里的一切，咫尺抑或天涯，都与她无关。“相顾无言，你懂我？”面对母亲，我常常想起从前有人写下的这句话。

母亲病了后，还有一个突出表现是饥饱无感。或者是，过往岁月里忍饥挨饿的记忆太刻骨铭心，母亲总是喊“我没吃饭，快给我拿点吃的吧”。去年秋天，刚轮到二哥家时，一大盘饺子大概有二十多个让母亲一气吃光，结果撑得拉了四天裤子。二哥说：“老娘拉下的衣服我从来不让你二嫂洗。咱是老娘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，咱洗应该，儿媳妇洗不着……”我曾经一次网购了七条秋裤，跟大哥说，“母亲拉下了，就把内衣全部扔掉不要了！”大哥严肃地说，“日子不是这样过的，洗洗脏不着哪里去。”大哥也从来不让大嫂洗。

这些年来，我眼见着哥哥嫂子们照顾老人的辛苦，也从心底感动于这种难得的孝顺。《论语》有云：“子夏问孝。子曰：‘色难’”孔子说的“色”，就是和颜悦色，就是不嫌不弃呀！母亲一生养育了四子二女，可以说拥有多子多福的晚年，当老来有病时，养老都成为一个大家庭的负累，想想将来中国人的寿命会更长，而身边大都是独生子女，多的也不过两个或三个，步入人生晚年的人们当情何以堪？

我们曾经把母亲的病归因于不识字加性格内向，可如今看来，很多识字的，爱说话的，更有教授级的老人，也生出了老年痴呆的症状。面对家有类似老人的种种不解和无助，我以自己多年观察母亲的情况，总结出了这样的解释：以前，人均寿命偏低，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不等大脑出现问题，已经因为其他身体原因，走向了生命的终点。而时至今日，不说世界上最长寿的日本，只说我们国家，男女平均寿命已到76岁多。七八十岁的人，四肢五脏出问题很自然，大脑怎么能不老化的衰退呢？我的母亲在82岁之前，几乎还是很清醒很正常的。因此，随着社会人口结构越来越走向老龄化，也随着人均寿命不断增长，如果没有相应的保健措施和对症的治疗药物，罹患“阿尔茨海默症”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。面对这样的爹娘，抑或亲友，做儿女的可以不接受，但必须面对；可以不理解，但必须尊重；可以很无奈，但必须有耐心。病人在白天经受折磨，亲人则只能在黑夜里流下无助的泪水！

[大众讲坛预告]

徐建华：

我在故宫修复古书画

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是去年最火的纪录片，这部纪录片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故宫的文物修复师们，展现了故宫修复的技艺与历史，一座宫廷钟表上千个零件要严丝合缝；一件碎成100多片的青铜器要拼接完整；一幅画临摹耗时几年到几十年……

本周六上午，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中的主角之一、修复大师徐建华老师将做客《大众讲坛》，讲述他42年来在故宫文物修复工作中的点点滴滴。徐建华老师是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修复专家、古书画装裱修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、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。

讲座时间：2月25日
(周六)上午9:30

讲座地点：山东省图书馆报告厅(二环东路2912号)

咨询电话：85500666



扫描二维码
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我的“私人家教”

□王美丹

奶奶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，受过很好的教育，学成后奶奶被分配到了本地小学当语文老师，每天给几个班的孩子讲课，从未有人说过奶奶课讲得不好，过去多少年的学生，到现在依旧来访。我出生以后，这位优秀的语文老师便被我一个人霸占，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“私人家教”。

记得一年初春，老师让完成一篇有关春天的文章。放学回到家，我便开始琢磨。奶奶在一旁漫不经心地坐着，眼睛却不时瞟向我紧握铅笔的右手。“花朵又绽开了羞涩已久的娇嫩脸庞。”奶奶突然说道。“嗯？”我有些疑惑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“真笨，快记下来写到作文里。”我连忙扯过本子记上刚才的句子。“我再想想。”奶奶开始沉思，我微微偏头，望着奶奶认真思考的表情。我清晰记得，那时的奶奶，很美。

我期盼放寒暑假的原因与别人不同。爸妈在假期时也要上班，我就成了“没人管的可怜小孩”，奶奶知道这个情况后，二话没说，立马就赶来陪我。奶奶一来，我心里便乐开了花。奶奶精于厨艺，会做很多拿手菜，在我心目中，就连餐馆的大厨都没有奶奶的厨艺好。吃奶奶做的菜，那种甜蜜如一阵暖流，直达心田。那时的我一直很好奇，奶奶究竟放了什么特殊的酱料，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？可答案一直没有。我便不再多想，专心吃菜，好好感受那心间的暖意。

每当我读书时，奶奶总会提问我一些问题。有时是对整本书的看法，有时是对一个人物的理解，有时是书中某个片段的印象。我看向来马马虎虎，通常是走个过场也就完了，当我支支吾吾一分钟往外蹦一个字时，奶奶会微微叹口气，说道：“你这样还不如不看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知道奶奶又要给我讲课啦，总是没皮没脸地咧开嘴，正襟危坐在奶奶身边，打起十二分的精神。奶奶拿起手边的书，大体浏览一下，似乎是在回忆之前看书的印象。过了一会儿，奶奶便开始滔滔不绝地授课：“这本书主要讲了……注意这个细节，能体现人物……”我虽立志要好好听课，但仍旧听得云里雾里。我抬起头，望着奶奶认真的目光。虽说奶奶已步入花甲之年，可面容依旧动人。她坐在我身旁，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迷人的美丽。

现在，面对着越来越繁重的学业，我与奶奶交谈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多半都是我在书桌前，奶奶在窗边。好容易得了空，我也只是歪着头，端详着奶奶倚在窗边专心读书。奶奶目光微垂，几乎是不与日光进行正面接触，可眼中的光辉，依旧溢出眼角，直达心底。

【岁月留痕】

1973年前后，我还在部队当兵，常年驻守在甘肃武威地区。有一回，我所在的连队要到古浪县开展高炮实弹射击训练。古浪县，我现在每每从报纸上看到，心里都分外亲切。可是，在当初这里又是何等贫穷，乃至荒凉的所在啊。这里水资源严重匮乏，自然环境恶劣，土地贫瘠，人们生活得十分艰辛、无奈。

我们连队的战友们分散居住在老乡家中，我所在的汽车连连部被安排在一户贫下中农家中。

这户人家只有老两口，都是五十出头年纪，生活的艰辛已经让两人有了明显的老态，一层霜色爬上了眉梢鬓角，深深的皱纹布满了古铜的脸庞。

看到我们到来，老人热情地招呼着，也许他们是贫穷的，但绝不吝啬。老两口坚持着要住偏房，把宽敞明亮的正房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后生。

我们虽然住在老乡家中，但伙食还是自己支应。每到饭点，连队的文员就到伙房打来饭菜，在老乡家中食用。

渐渐地，我们发现，每到饭点，大爷大娘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躲出去。我们明白了老人是不愿意占部队的便宜。

一碗葱花清汤面

虽然老两口实在困难，甚至有时会揭不开锅，但他们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原则。

了解这一情况后，我们向领导做了请示，在每次打饭时都多打一盆饭菜送到老人的屋里。刚开始，老人极力拒绝，我们几经劝说，老人最终接受了我们的好意。

从此，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军民两家的饭点有了统一的时间，一样的饭食。大爷大娘的屋里多了一盆饭，我们的小饭桌上多出了一碟油泼辣子，一碗自酿的酸醋，看似普通，却是大爷大娘过年过节才舍得拿出来的美食。

遵循着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的训令，我们忍耐着油泼辣子火热的诱惑，始终未曾动筷。可是，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训练快要结束时，我却触碰了这条底线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原本身体强壮的我在训练快结束时突发急性痢疾，连续三天水米不进，人也变得十分虚弱。大爷大娘很是心疼，一整天在我的床前转来转去，端水送药，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照顾着我。尤其是大娘，见我的病情几天不见好转，着急得不行，几次背过身抹眼泪。

第四天中午，到了午饭时间，大娘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葱花清汤面，一定

□刘庆华

要让我吃下。现在看来这可能只是最普通最廉价的一碗面，可是，在当时已经是大娘家所能拿出的最好的饭食。这碗平时老两口不舍得吃的清汤面我又怎能吃得下去，又怎能不顾那铁一般的纪律？

但大娘的热情是那样的难以拒绝，命令的口吻如同慈爱的母亲在指令自己的儿子，那慈爱的眼神饱含着疼爱。我怎么忍心冷了大娘的心？最终，在大娘的注视下，我含泪吃完了这碗清汤面。

说来奇怪，吃完大娘的清汤面，我的急性痢疾也慢慢好转，几天后，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，我们的训练也结束了。

大部队即将开拔，我们将要离开这个住了30多天的家，大家心里充满了留恋。离开前，我把自己一身半新的军装留在炕头上，希望离开后，这身军装能够陪伴着两位老人。

一晃40多年过去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个小山村，当年待我如子的老人如今也已经是接近百岁的高龄，他们还好吗？也许，此生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，但我从不曾忘掉这段经历，永远地记着那碗美味的葱花清汤面，记着为我做面的老人。